



晉世家第九

史記卷之三十九

莆田蕭維熊校正

唐叔

武王子而成王弟

左傳曰唐叔虞而

唐叔虞之封也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

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今在大夏是

後又分徙之於許郟之間故春秋有唐成

之唐也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

齊太公女也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

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

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

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

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常之後龍一雌死潛醢

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

而封大叔更遷唐人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巧所云在周為杜
唐氏按魯縣汝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
里上唐鄉故城即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
後子孫徙於唐 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
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
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
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曰居鄂宋襄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
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
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
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也 姓姬
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
正義曰燮先牒反
括地志云故唐城
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國都城記云唐叔虞
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

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墻北半見在毛
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 晉侯子
寧族是為武侯
索隱曰系本作曼
期譙周作曼旗也 武侯之子服人
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
索隱曰系
本作輻字 厲侯
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
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
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瑣大臣行政
故曰共和
正義曰厲王奔瑣周召和
其百姓行政號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
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
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
索隱曰系本及
譙周皆作蘇 獻侯十一
年卒子穆侯費王立
索隱曰鄒誕本作弗
生或作潰王並音祕 穆侯四

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

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

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晉人師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

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

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

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

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

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

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

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

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去示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帝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

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號翼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為相

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栢叔栢叔

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

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

沃栢叔栢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栢叔栢叔敗

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

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栢叔卒子鱣代栢叔是

史記卷五十五

為曲沃莊伯索隱曰：鯁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隨。孝侯十五年曲沃

莊伯弒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

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

侯。索隱曰：系本作郟，而他本亦作都。正義音丘，戰反。鄂侯二年魯隱公初

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

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

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

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是為曲

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弒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

侵陘廷。賈逵曰：翼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

晉于汾旁。正義曰：白即反，汾水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

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

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

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相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

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

周相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伐曲沃

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

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

年，齊相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

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

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五年伐驪戎得驪姬常昭曰西戎之別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蒍說公賈逵曰士蒍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

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蒍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蒍為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常昭曰蒲今蒲坂屈比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

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

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
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
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
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孤氏女也夷吾母
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
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
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獫狁公命曲沃伯公將上
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
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
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
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山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

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還為太子城曲
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焉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而位以卿賈逵
曰謂將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祿又安得立不如
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
季奔吳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太子不從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
大夫鄭偃萬盈數也
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以是始賞天開之
矣服虔曰以魏賞畢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
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杜預曰以魏從初畢

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

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後必蕃曹昌十七年晉侯

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賈逵曰里克晉卿里季也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塗采盛以朝夕視

君膳者也服虔曰厨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

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

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

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

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是失其官也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

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

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母懼不得立服虔曰不脩已而不責人則免

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色駁不純聚在中左右

佩之金玦服虔曰玦兵要也正正義曰玦字音決里克謝病不

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

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涅右異色其半似公服常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

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常昭曰金

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

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涅右異色其半似公服常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

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常昭曰金

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

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正義

虢助晉伐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

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地名乘備駟也假道

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則虞南取其下陽以

歸服虔曰下夏陽虢邑在太陽東北二獻公私謂驪姬

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

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

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

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

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

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

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

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傳云六日也

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

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

常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常昭曰小

臣官名掌陰事今閹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

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

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

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

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

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常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

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

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

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

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

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

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雉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

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請殺太子驪姬恐因

諧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

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

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蔿為詭反為于偽反

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為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

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

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

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正義

曰勃白沒反鞞都提反常昭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鞞也命重耳促自殺重

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祛服虔曰祛袂也重耳遂奔翟

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
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
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
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
記勲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
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
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
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

南有虢

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

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奚宋井伯死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

辱而脩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

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

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年老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

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夷吾將奔

翟異芮曰不可常昭曰異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

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

秦疆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

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鞏左傳作桑

度曰翟地。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度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翟桑桑留桑留衛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

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汭驪姬

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耻角反弟也二十六年夏齊相公

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

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

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弟母會索隱曰弟但也母如

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

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

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

生生者不慙謂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月生時之命是謂死

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為之羞慙也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

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

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

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

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

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

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

克弒悼子于朝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

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其苟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

之玷難治甚於白珪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端昭曰齒牙謂兆

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

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

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邰鄭使屠岸迎夷吾公子重耳欲立之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

重耳謝曰負父之命正義曰負音佩出奔父死不得脩人

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

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

曰省音青杜預曰姓瑕呂名飴生字子金卻芮正義曰卻成曰內猶有公

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

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

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

封予於汾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

邰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言亦踈畧也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

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

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

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

吾元年使邰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

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

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

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

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

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

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齊悼子荀

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

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

遂伏劍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

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常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孤

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遇申

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曰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也曰

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將以晉與

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

其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

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

日將因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及期而往復

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

韓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後十

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

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

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

索隱曰呂省左傳作呂甥

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
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
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常昭曰七輿
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
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
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常昭曰昭武卿士禮晉惠公惠
公為王卿士禮晉惠公惠
公禮倨索隱曰謂受王情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
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知百里奚矣曰天菑
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曰天菑
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

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

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

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

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

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

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

鄭曰秦師深矣常昭曰深入境一曰深尤重奈何鄭曰秦內君

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

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

公曰鄭不遜服虔曰二子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

為右服虔曰二子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

合戰韓原素隱曰在馮翊夏陽北惠公馬驚不行索隱曰韓音竹二反謂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

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

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

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

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

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

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

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

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

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不憚立子

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為君

耳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

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

之七牢正義曰餽音贗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

國誅慶鄭脩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

十五

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
太子圉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
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
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
秦滅梁梁伯好士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塹也民力罷正義曰罷能
皮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
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
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
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
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

侍

服虔曰曲禮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也

以固子之心子亡矣

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
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
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
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
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
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
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
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
正義我曰亦木枝為內應殺懷公於高粱入重耳重耳

郤欒之屬也

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
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
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
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
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
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
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
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
其衣祛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
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

伐咎如

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咎音高鄒誕本作困如又云或作囚

得二女以

長女妻重耳生伯儵

正義曰直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

生盾

索隱曰左傳云伐齊盾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

乃不

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

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

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

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

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

用與

索隱曰與起也非狄可用與起故奔之也

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

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

王牧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
盡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
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索隱曰犁猶

曰杜預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也

吾家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

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

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五鹿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

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

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相公厚禮而以宗

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

而相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

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

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

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也勸重耳

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

曰一云人生一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

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

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

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

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

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
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
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
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
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
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
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
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
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
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二公子過此

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
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
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

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
遇子子其母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
王厚遇重耳重耳甚果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
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
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
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
曰司馬法從邈不過三舍二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

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又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也居楚數

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

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

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

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

季子服虔曰胥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

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

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常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

兩膏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

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

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

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

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眾於是

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

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

貴臣呂卻之屬正義曰呂甥卻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

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外咎犯曰臣從君周

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

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

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

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

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常昭曰廬柳晉地名二

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

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也郇又音環字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

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

君是為文公群臣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

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

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

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

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

蒲城之事女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

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

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

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

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

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

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
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
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也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
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
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
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
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
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
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
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

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
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
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
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
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難與處矣其母
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其
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
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
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

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

為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

數也非其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

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

入縣上山中賈逵曰縣上晉地杜預曰西於是文公

環縣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號曰

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

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

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

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

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

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

軍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也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

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

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

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圍温入襄王

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

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

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公孫固如晉告

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贈馬之施也孤偃

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禮半周軍也趙衰
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
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也先軫
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正義曰犢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
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
西北有原城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
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
侯齊侯盟于欽孟杜預曰二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
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

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

勝晉侯圍曹二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

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母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

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

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

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

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

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

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晉世家第九

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
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
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
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
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之大夫也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帝昭曰君
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
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

曰怒楚今必戰既戰而後圍之杜預曰頃勝負晉侯乃囚
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
臣怒子得玉也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
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
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
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
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
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晉師還至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
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

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四

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也賜大輅彤弓

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正義曰彤徒冬

音廬反旅音廬桓幽音廬二占珪瓚賈逵曰桓黑黍酒也所以降虎神自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

賁二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二辭然後稽首受之

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孔安國曰父義和孔安國曰

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索隱曰尚書文

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角亦時有踈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註而都不言時代垂

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角何習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

年為二百二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尤為非也不顯文武能

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昭登於上布聞在下

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惟安國曰

集德流子孫也恤朕身繼予一人求其在位孔安國曰

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也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

侯於王庭賈逵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

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

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

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

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

晉戰讓責子王子王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
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
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
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
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
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
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温欲
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
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
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
于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温地不合取五月

踐土之文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
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
說晉侯曰齊相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
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
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
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也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索隱
曰左傳屠擊將右行與此文異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
林父並是卿而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七年晉文公
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三過時及城
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

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
乃間令使謂秦繆公曰索隱曰使謂亡鄭厚晉於

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

索隱曰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

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

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揚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

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

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

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

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

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樂

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

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

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二將

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

曰非禮也杜預曰記禮所由變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

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

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

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

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晉報殽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

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
豈得秦伐晉而取汪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
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
彭衙在郟陽北汪不知所在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

我渡河取王官

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二年秦伐晉

取王官即此先言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

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報王官役也

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賈逵曰欒貞子栾枝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

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也欲立

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

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

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

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

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

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公子也不能

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僻無威正義曰僻正義曰僻

樂僻隱在陳而遠無援也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

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

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

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

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

呂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也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

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

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即年表所謂今云郟者字誤也徵音懲亦馮翊之縣名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

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

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

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

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頃王崩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

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公

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捷菑不闕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也

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

十四年靈公壯修厚斂以彫墻賈逵曰從臺上

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踏熊

音而踏音樊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

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

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

趙盾賈逵曰鉏麇音力士。盾閨門開居處節鉏

麇歎曰殺中心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

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常由首山徐廣曰蒲坂見桑下有餓人

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為祈彌即左傳

為時移反則祈提二字同音也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

古本地地坤曰祗皆作示字鄒為祈者蓋由祈提音相近字遂

變為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為彌亦音相近耳又據左氏宣

公三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嗾熬者也眯明闕

而死今合二人為一人殆非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

年服虔曰宦官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

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

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

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索隱曰

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齧名敖何休曰大四尺曰敖。索隱

同素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

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不望報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索隱曰以鼓反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宣子

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謂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正義曰為子為反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公八年左傳晉伐秦獲秦謀殺諸絳而蓋彼謀即此赤也晉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栢子伐陳索隱曰栢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

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
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
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
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
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
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
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
爲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
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
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

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
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
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
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
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
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
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
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爲救宋服虔曰解鄭人
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
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

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國有隆山又曰圍龍又鄒誕及別本作侑字侑當作鄒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曾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晉乃使

卻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

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

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

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

為質索隱曰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

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

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

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

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

作六卿韓厥鞏鞏胡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

曰驪音佳智瑩自楚歸十三年曾成公朝晉景弗
敬曾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
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
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
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
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
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
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
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
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

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
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二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
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老
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犇郤至也伯宗以好
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
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
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
文子請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
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
於鄢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

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卻至有怨及欒書又怨卻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卻至云楚有六間不可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卻至於周欒

書又使公子周見卻至卻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卻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卻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卻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公反以爲卻至奪豕也將誅三卻未發也卻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卻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卻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也公弗聽謝欒

書等以誅卻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

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

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

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于周而

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

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也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

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

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

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

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栢叔栢叔最愛

栢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

悼公曰大父皆不得立而避難於周客死焉

寡人自以踈遠母幾為君索隱曰幾音與謂望也今大夫不

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栢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

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

於是遂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

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

侯索隱曰於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侯舉解狐解

狐侯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侯可謂

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

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悼公

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

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

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和

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

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

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棧林而去十五年悼公

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冬悼公卒

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

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曰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

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

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

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

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

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

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

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其入絳

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

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

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

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
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
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
及晉氏為六卿後韓趙
魏為三卿而分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
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
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
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

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
之宗家祁奚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
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
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
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
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邲鄆
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
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
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
晉陽荀栎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
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

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

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

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

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

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軟晉公

次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

驁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

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

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

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

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

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索隱曰趙系

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

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二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

系本亦云昭公生札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

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况紀年之說也哀公大

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相

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

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

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

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栢子共殺知伯盡

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十八年哀公卒子幽

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索隱曰畏

懼也為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獨有絳曲沃餘皆入

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

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

止是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烈公十九

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

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頎故紀年以

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

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相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子靜

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也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

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

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相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

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

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

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

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

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 卒封於唐 桐圭既削

河汾是荒 文侯雖嗣 曲沃日彊
未知本末 祚傾柏莊 獻公昏惑
太子罹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四卿侵侮
晉祚遽亡

晉世家

○史記卷之三十九

